



出人头地的梦想与残酷血腥的争斗，生死场上的尔虞我诈与兄弟间的义气干云  
铮铮铁骨的奇伟男儿与柔情百结的青楼女子，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的纠结交葛  
带你重回那如梦似幻般的上海滩，体验那段遥远岁月的激越与苍凉……

胡颖俊◎著

# 上海滩

SHANGHAIJIUSHI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胡颖俊◎著

# 上海旧事

SHANGHAIJUSHI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旧事/胡颖俊著. —呼伦贝尔: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 
2008.8

ISBN 978-7-80675-632-4/I·431

I. 上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8915 号

上海旧事  
胡颖俊 著

---

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
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)

直销热线 0470-8241422 邮 编 021008
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
责任编辑 姜继飞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80675-632-4/I·431

定价:28.00 元

# CONTENTS 目录

上海旧事 SHANG HAI JIU SHI

- 第一章 传奇/1
- 第二章 出江湖/5
- 第三章 入青帮/12
- 第四章 避祸囹圄/18
- 第五章 义为先，不计身死/26
- 第六章 尽孝易，求生难/33
- 第七章 吉凶妖祥见于面/42
- 第八章 自古江湖多波诡/50
- 第九章 狐谋虎皮/57
- 第十章 切齿恨归温柔乡/64
- 第十一章 各逞机心/72
- 第十二章 黄雀在后/81
- 第十三章 迢迢千里/90
- 第十四章 忍看兄弟成新鬼/98
- 第十五章 钱命难取舍/108
- 第十六章 潜伏/114
- 第十七章 大仇终得报/121
- 第十八章 机缘巧合/132
- 第十九章 与魔鬼的交易/139
- 第二十章 恩怨难了/147

# 目录 CONTENTS

SHANG HAI JIU SHI 上海旧事

- 第二十一章 山川满目泪沾衣/153
- 第二十二章 怨起处，心冷如刀/161
- 第二十三章 满门血/167
- 第二十四章 空手套白狼/173
- 第二十五章 筹谋凭乱世，气短亦英雄/179
- 第二十六章 尔虞我横/185
- 第二十七章 赌场风波起/189
- 第二十八章 实而示人以虚/196
- 第二十九章 江上行/206
- 第三十章 十步杀一人/210
- 第三十一章 千里不留行/216
- 第三十二章 奋身投浪/222
- 第三十三章 再上蜀道/227
- 第三十四章 汉江恩/233
- 第三十五章 无以报/240
- 第三十六章 前路险难测/249
- 第三十七章 龙吟虎啸，齐聚山城/255

## 第一章 传奇

去 年中秋，爷爷去世了，留下了一套黑得发灰的红木家具和一个故事。爷爷第一次给我讲李连福的故事是十四年前，那时候我还念高中。那天，我在学校旁边的体育场踢球，和人争吵了起来，我带着弄堂里几个从小玩大的朋友，用拳头和场边的砖块把其中一人的脑袋砸破了，结果被派出所带走。那天晚上，当父亲铁青着脸将我提到家里时，却发现爷爷坐在了我家小亭子间的正中，靠着桌子正品着黄酒……

爷爷在家时，父亲便不敢打我，他强压着火气让我坐下，教训起了我。爷爷听着父亲的训斥，忽然微微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“阿德（我父亲的名字），我难得来你家里一次，别骂小孩子了。”说完爷爷望着我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你没事怎么可以打人……”我倔起脑袋，低声说：“有人欺负隔壁的余顺，我们看不过去。”爷爷嘿了一声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看不过去？看不过去……嘿嘿……”他望了我父亲一眼，继续说：“你人也大了，渐渐开始要接触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了，今天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我真真切切地记得，父亲听到爷爷说要讲故事的一刹那，脸色都有些变了，他霍地站起身来，说：“爹爹，你……这种事情，让小孩子知道……”爷爷一边摇头，一边喝了口酒，摆摆手说：“阿德，你也不要自欺欺人了。小孩子长大了，以后会有很多事情等着他们，多让他们晓得一些事，也不是件坏事。”我父亲一向孝顺，爷爷平时说什么他都不敢插嘴。爷爷对我笑了笑，道：“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先陪爷爷吃饭，给我倒点酒去。”我听爷爷说要讲故事，父亲又如此神色紧张，早已万分好奇了，听闻此言，赶紧一跃而起，拿起旁边的酒壶，给爷爷倒满了一杯。“你不想再听的话，就到旁边房间去吧。”爷爷对站在一旁的父亲说道。父亲摇了



摇头，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出门去了。

“爷爷在解放前认得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李连福……”爷爷开始讲他的故事了。这个故事一讲便讲了十多年……

这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很多故事，而这些故事，都是有关李连福的。这十多年来，爷爷不停地在回忆，在讲述，有些故事讲了几遍，而有些故事在他嘴里则有几种不同的版本……也许是他年纪大了，有些健忘的关系吧，而我，则是他唯一的听众。“你爸爸人太正经了，不喜欢这种事情，唉，你不会也嫌我烦吧？”这句话是在爷爷去世前两年的一天对我说的。我知道，爷爷是不想忘记，因此需要有个人来聆听，好让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。其实，我真的不嫌爷爷烦，我喜欢这个故事，这也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……

爷爷第一次见到李连福，是在1943年的上海八仙桥的安顺池里。安顺池是个浴室，爷爷这一辈的老人一向管浴室叫做澡堂。那天，爷爷被弄堂的一个朋友拉去那里搓澡。我曾爷爷常带他去那儿，因此他也算是安顺池的熟客了。进了澡堂，热气氤氲，爷爷和他的那个朋友坐在大池旁聊天，耳旁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哒哒声，那是一帮专门帮人搓背的工人在给人拍背发出的声响。“好像新来了个搓背师傅。”爷爷对他的朋友说道。两人转过头，正见到那个新来的浴工在给一个胖子敲着脊背，一边敲，那浴工还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。“这工人怎么那么瘦？”爷爷的朋友皱着眉头问。一般的搓澡工，不管身体怎样，但一双手臂总是很结实，但这人却是从胳膊瘦到了腿，整个人长手长脚，却骨瘦如柴。

那瘦子哒哒地给胖客人敲了十分钟背，忽然站起身来，走到我爷爷和他朋友面前，嘿嘿笑了笑，说：“两位小朋友，我这里有点小事情，你们先出去玩一会吧。”爷爷一愣，这时他才看清了那人的面孔，只见他白白的宽脸膛，短发根根竖起，人极瘦，骨架子却大，胸口的肋骨根根突起，三四十岁的年纪。那人满脸是笑，却极有气势，一手搭着我爷爷，一手搭着爷爷的朋友，说道：“来，借光。”说完便拉着他们起身。那天正是中午，刚放完新水，澡堂里除了我爷爷他们两人和那个搓背的客人，还有一人躬身浸泡在池子里。爷爷对我说：“当时，按理讲我不会去听一个搓澡工人的话，可是我和阿毛（他的朋友）两个不由自主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，乖乖站起，走到旁边小休息间里。这时候，那个搓背的客人在那里喊道：‘搞什么花样啊，快来给老子我搓！’那个搓澡工笑道：‘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我再找条毛巾。’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招呼池子里的另一位客人出去。那人可不买他的账，一头从水里出来，大声喝道：‘滚！穷瘪三也来教训我来了？’”

爷爷当时好奇，拉开一边的门帘，一直望着池子里的动静。只见那搓澡工嘿



嘿笑道：“好，好的。你就待着，没关系。”说完拿起一旁毛巾筐子里的两条毛巾，回到敲背椅旁，开始给那客人搓起了背。几下搓过后，那客人哼哼了起来，道：“寻死啊，轻点！”搓澡工口中“嗬嗬”几声后，忽然站直了身子，将两块毛巾扎在了一起，双手用起劲道，绷了两三下，冷笑一声，大声说：“阿方，你晓得我是哪一个？”那胖子趴在敲背椅子上，听到此言，浑身一震，刚把双手放到椅子旁想撑起身，便听那搓澡工一声大喝：“老子就是他娘的李连福！”说完双手一绕一紧，用那两块毛巾勒住了胖子的喉咙。

讲到这一节时，爷爷已经有了四五分酒意，他微熏着脸，晃动着脑袋接着说：“李连福用膝盖顶着胖子的后腰，毛巾紧紧勒住他的脖子，然后抬起头，对着前面池子里那个站着发呆的客人哼了一声。那客人被他这一哼，连滚带爬地跌出浴池，冲出了门外。李连福又朝着我站立的方向望了一眼。”“我当时心里咚咚地跳，却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还是探着头，没缩回去。”爷爷说。

那个姓方的忽然开始嚎叫起来，李连福“嘿”的一声，双手向外分去，口中叫道：“我教你再同我作对！”那惨叫声顿时停歇。爷爷回过头，闭起了眼睛，心想那人今天是必死了。正想着，又听到了一阵低沉含糊的吼叫，接着是“喀嚓”“喀嚓”两声响。爷爷忍不住又伸头去看，只见李连福哈哈笑着，站到了地上，那胖子双手软绵绵地下垂着，依然趴在敲背椅子上，口中塞了条毛巾，嗯嗯啊啊地哼着。

李连福站直了身子，从一旁的毛巾下取出把长剃刀，甩开了，一把抓着那胖子的头发，大声说道：“小方啊，爷叔我是哪里白相（玩）的，你心里想必也清爽，下次再跟我要这套，就不是折断你两条手臂的问题了。”他哈哈笑着，举起剃刀。爷爷惊呆了，以为他要去割那胖子，哪想到李连福一手提着胖子的脑袋，一手把剃刀朝着自己的大腿顺了下去，便见鲜血流过。接着听见“当啷”一声，剃刀落地，李连福抓起腿上一大块带血的皮肉，“啪”地甩到了方胖子的面孔上，说道：“给我看清爽了，下次再玩花样，我要的就是你头颈上的这块皮。你要想报仇，哼，除非把我跟我兄弟们都灭了门，否则……”说完，他回身跳进了大池，一头扎进水中，过了许久才伸出头来，水淋淋地上了岸，也不看旁边瑟缩发抖的胖子，拿起毛巾把腿上的伤口扎紧，走向了小休息室。爷爷和他朋友见李连福朝他们走来，吓得赶紧放下门帘，回身跑向里间。

李连福掀起门帘，走进了休息室，在长条凳上躺下，口中大吼一声：“老板过来！”那浴池老板应声而来，哈着腰，苦着脸说道：“爷叔啊，说好这个不见血的……”李连福霍地坐直，哈哈笑道：“老张啊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定然会遵守





的。”说着一指自己的大腿，说：“你进去看看，这是方胖子面上的血还是我的？我今天只不过是拗断了他的两根手臂，回家去找个兽医，也好接得起来。”浴池老板垂着手，也不敢多说，不停地打着赔笑：“哈……是是……我晓得，八仙桥这块，哪个不晓得你李大哥说话算话，为人爽快的。”那张老板是个江北人，爷爷说故事的时候，学着他的口音，我听了都觉得好笑，但现在写出来，却描述不出那语气之万一。李连福继续说道：“你到隔壁间，把那里的两个小朋友请来。”张老板“啊”了一声，朝里面看去，却不挪脚。李连福哼声说：“怎么？你怕我揍他们吗？哈哈哈哈……”说完仰天大笑。

张老板苦着脸，走进里间，压低了声音，皱起眉头，指着我爷爷说：“你个小猢狲，哪能惹了他生气了？”张老板认识我曾爷爷，对那旁边的阿毛轻声说：“等下跟我出去，你们啥闲话都不要讲。他问你们，就说什么都没看见，懂不？”爷爷点了点头。张老板一手一个，拉着爷爷他们出了门，来到李连福面前，赔笑道：“嘿嘿……李大哥啊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是两个小毛孩子，他们啥事情都没见着。你……嘿嘿，高抬贵手罢。”李连福哼了一声，看向爷爷：“你，走过来些。”爷爷那时候已经十九岁了，身材虽然不甚高大，却也算是个小伙子了。他向来胆大，听李连福这么一说，就踏上了一步，走到李连福面前。这时候，张老板软声哀求道：“李大哥啊……他们都是我熟人的小孩子，不懂事，你……你就稍微教训一下，放过他们吧。”

李连福望着爷爷，忽然伸出大手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小赤佬，胆子倒不小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还笑了一声。他又问爷爷：“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吧？”爷爷没出声，点了点头。这时候，张老板在一旁急了，一边拉扯着爷爷，一边说：“小孩子不懂，他哪里看到些啥啊，是吧？”爷爷被张老板这一拉，醒悟了过来，又赶紧摇了摇头。李连福指着张老板，大声笑了起来：“你个老东西，胆子还没个小孩子大。怎么，你觉得我会欺负他吗？”说着，李连福站起身来，对张老板说：“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，你给他们每人一块银洋，等下我给你钱。”这一段，爷爷对我说了好几遍，每次都是眉飞色舞。“你晓得那个时候，这李连福是啥人吗？”爷爷问我。我摇了摇头。“嘿嘿……”爷爷晃着脑门讲，“这人就是个亡命徒。他豁出命去混，别人自然怕他。唉，那时候社会乱啊，警察也不管事，大家都怕这种人。不过，这李连福也有一样好处，他讲个‘义’字，因此许多人也都服帖他。”

……

## 第二章 出江湖

爷第二次遇见李连福之前，已经听了他不小的事情了。

李连福是余姚人，从小便跟了父母来到上海混生活，他父亲攒了点资本，在太平桥那里开了个小烟纸店。当时的浙江人，多半是像这般做小生意的。而到上海的苏北人则都较穷，多是逃难来到申城，去做些不法事情，或当下等工人的也有很多。这李连福的母亲长相颇好，他们家几年生意做下来，也积攒了点本钱。这时候，有个苏北人，姓蔡的，平常靠做拆白党（拆白党是旧上海的一个行当，男女都有，专门勾引殷实人家的异性来骗取钱财）为生，看上了李连福的母亲，常去她那里搭讪。此人巧言善辩，面目英俊，颇能讨人欢喜，一来二去的，竟和李连福的母亲勾搭上了，她母亲没少往这姓蔡的身上塞钱。起先这桩事情他们瞒得很好，没人知道，谁知道最后这姓蔡的小子动了贪念。

这姓蔡的鼓动李连福的母亲，偷着把值钱的财物和房子都去当了，拿了钱和他私奔。不知李母为何竟鬼迷心窍到如此地步，竟然一口答应，某日背着丈夫儿子，将房契和家里的其他值钱物什偷出，去了太平桥的当铺便要典当。幸好那典当行老板是李连福父亲的余姚老乡，平日里同他父亲素有些交情，见着他女人带着这些东西来当，身旁还跟着个小白脸，心中一惊，却未曾点破，只先将他们稳住，说是把东西拿到里间去验，一边却差了人去，知会李父。李父得到消息大惊，即刻赶到当铺，见到了这对奸夫淫妇。那女人见丈夫到来，羞愧万分，夺路便走。这姓蔡的看到李父坏他好事，恨得牙都痒了，两人起了争执，他一脚踹到李父腰间，还拔出刀来捅了他一下，转身逃出。

当李连福赶到的时候，他父亲一身是血，坐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那时候的李



连福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平常也不喜在店里招呼生意，常在街上跟一帮游手好闲的人厮混。他手面阔绰，待人大方，打架时还狠得出劲，因此太平桥地面上的那帮地痞流氓也都服帖他。李连福来到当铺，听人讲完这事，却不多话，只哼了一声，“扑通”跪在地下，对着老父说道：“我姆妈不忠，但她是老娘，从小生我养我，咱们和她一笔两清，从此不要再见了。但这姓蔡的，我必找他报仇。”说完背起父亲便去了诊所……

再说那拆白党小蔡，见骗财不成被人识破，当即到住所拿了东西便溜之大吉。当年的拆白一党，大多如此，行事无论成与不成，均事后便溜，不作耽搁。上海有钱人大多有势，留在当地必招祸患。此人也是胆小，这次骗了个小户人家告败，也是急匆匆地跑路。

李连福将父亲安置好，提了把刀到街上便去寻那姓蔡的，打听到此人已溜走，便找到他平时一同厮混的那些兄弟，说道：“天涯海角我都要把那杂种寻来，我听说这人可能回了盐城老家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须替我照顾我爹和小店里的生意。”他的那些弟兄倒也义气，一口答应。于是李连福当天晚上便坐船去了盐城。爷爷听别人转述说，李连福到盐城后，找到那人家里，发现他家只有老娘和妹妹两人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当即扔下身上的十个银洋说：“你儿子在外不孝，犯了事儿，这辈子都回不来家了。你们娘俩买点吃的，小姑娘早点寻人嫁了，也好找个靠山。”说完便走。当时李连福在他老家放出风去，说只要小蔡回到上海，在他老爹面前磕头认罪，就放他一马，否则便走遍天涯海角，也必找出诛之。

几天后，李连福回到上海，在家中侍奉老父养伤，整天也不出家门。两个礼拜后，那姓蔡的回到了上海，借了点见面钱，偷着到当地的青帮找人说情。虹口地面的青帮有个香主，名叫周双镜的，是他的同乡，还和姓蔡的沾些远房亲戚，便答应替他说情，于是托人约了李连福去虹口地界吃茶，说是姓蔡的要给他赔罪，他姓周的就给他们当中人。青帮的香主给李连福这样的无名小辈发去帖子，已是万分地给面子了，而说和的地方还是人家的地头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了。那天晚上，李连福揣了把尖刀在怀里，也不带弟兄，只身一人去了虹口的晋元茶楼。到了包房里，周双镜呵呵笑着站起身，走到李连福面前，说：“你小兄弟倒也是狠，追人追到咱老家去了。唉，我看这事情里头最后也没谁死了，今天就算给我给个面子，放过我这个小同乡了，你看怎样？”李连福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既然周老大发话了，我总得听的。那这样，把这姓蔡的叫来吧。”

周双镜哈哈大笑，拍着手走到旁边屋里，提着姓蔡的来到包房，说道：“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这就给人赔罪吧。”小蔡跌跌撞撞跑到李连福身前，鞠躬说道：



“我实在不晓得那个是你小兄弟的娘，要晓得这回子事，打死我也不敢做的……”周双镜在旁边抚掌说道：“好，小朋友，这可够给你面子了吧？我看这事就这么结了吧。”李连福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猛地拎起小蔡，一手拽出怀里的尖刀卡在他喉头，大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了，周老板，伤父之仇，辱母之恨，小弟我决不敢忘。今天这人定然是活不了的。”周双镜圆睁双目，“啪”地一声拍响了桌案，叫道：“你这个不识相的小赤佬，爷叔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你今天要是杀了姓蔡的，也就别想活着踏出虹口了。”李连福听闻此言，仰头大笑了起来，边笑边说：“我今天来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，哼！”他一手用刀指着小蔡，厉声说道：“谁的老娘要是受了这种人的折辱还能忍气吞声的，那不如立刻就死了的好。”

说完这话，他右手抹过，刀刃过喉，姓蔡的顿时一命呜呼。李连福一脚把姓蔡的蹬倒在地，翻转刀刃在身上抹了两把，望着面前兀自有些发呆的周双镜，沉声说：“周老大，我大仇已报，此生无憾了。我知道今天让你失了面子，你要杀我，这便杀了吧。我李连福恩怨分明，决不皱一皱眉。”说完将刀往地上一扔。那周双镜发了会儿呆，忽然问道：“你姓李吗？”李连福点了点头。周双镜颌首轻道：“嗯……李连福……李连福……”忽然他一拍桌子，道：“好，这事情就这么完了，我今天便放你一马，不过……”李连福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周双镜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大家都知道是我来给你当中人，现在人却死在了我面前，你要是不留下些什么的话，叫我如何交代？”李连福点点头，说：“周大哥说得有理。”说完蹲下身子，张开左手贴到地板上，拿起旁边的尖刀，举过头顶，手起刀落，便斩下了自己的左手小指。

这一刀下去，在场的人俱都震动，那周双镜上前两步，扶住李连福，又腾出手来，撕下自己的一截袍袖来，给他包扎。李连福哼都没哼，只笑着望向周双镜，问：“周老板，这下咱们的账可清了吧？”周双镜一边给他包伤口，一边说：“小兄弟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实在是佩服，今天我算是认识你这号人了。他日，你必有出头之日。”说完他抱拳相向，亲自送李连福下了楼，来到街口，转身对身后的弟兄说道：“这小兄弟是我朋友，以后大家不必为难。”说完，执着李连福的手讲道：“今日之事就此揭过，你今后一切保重。”说毕转身带人离开。李连福呆望着周双镜的背影，心中也是起伏不已。这两人在日后，正有一段恩怨纠缠……

爷爷说完这段事，颇有些歛歛，说这人的命数，都是打小的时候就生好的，有怎样的性子，就有怎样的命。此人在乱世中既不暴躁无理，遇事又勇往直前，勇中有智，智中有诈，方成气候。那时候我听闻此言，似懂非懂。

再说那李连福，那一年正是1930年，李连福二十三岁。他当市杀了人，虽然





青帮人众不再追究，但日租界内的巡捕房却不能将他放过，于是李连福便离家去了闸北的一个朋友处避祸。那些巡捕们几回扑了空，伏了几次也没拿着人，也就放开了这案子。那时的上海滩就是这样，仇杀的、情杀的、谋杀的、虐杀的，加上外国人杀的，天天都有几桩，帮派林立，租界间又各自为政，因此大多数的案子都不了了之。李连福的事情过了几个月，也就平息了，而他却借着这一次的事情，在法租界和日租界里打响了名头。

1931年前后，李连福在法租界的公馆马路上开起了茶楼，名字叫做八美轩。因当时老城隍庙内的四美轩早已成名，李连福给自家的茶楼起这个名字，便是我要超过你四美轩老店的意思。说到这茶楼，不得不提一句。1949年前的上海，大小茶楼林立，而这茶楼，又分为两大种。第一种是下等劳苦大众去的低档茶馆，又叫做熟水铺，或者老虎灶。这种茶馆极其简陋，就是架了口大铁锅，门口摆几个凳子，烧了开水来卖。老虎灶正是在20年代初才兴盛起来的。那时候德商礼和洋行将英格兰化学家杜瓦发明的真空瓶加以改造，制成了可以保温的热水瓶，这样一来，自己不烧火的人家去一趟老虎灶，就能打回许多热水储存泡茶。而在热水瓶流行之前，因热水不能保存，这老虎灶的生意是十分清淡的。另一种茶楼便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富人光临的茶馆了。十里洋场，这样的大茶馆数不胜数，比较著名的有海派的老城隍庙的湖心亭（如今依然营业）、四美轩、江南一支春、春风得意楼等，广式的则有大三元、东亚、新雅、陶陶居……甚至还有日式的东洋茶馆……

这李连福开的八美轩正是那种高档茶楼。据说他开这茶楼的时候，并无本钱，便有了兴仁里借钱这么一桩事情。兴仁里在法租界的宁波路上，那时候是上海钱业公会的所在地。这地方钱庄银行林立，多为宁波富商所创。当年李连福一心想要开茶楼，为本钱苦恼了几天后，对着他的几个弟兄拍了下桌子：“借钱！我这就去兴仁里借钱。一星期里，我定把钱借到。”李连福到了宁波路上的兴仁里，先后进了永丰、安裕、福来三家钱庄和四明、至中、通达三家银行，各送上一封信，随即走人。信的内容均是一样：“本人李连福，欲办实业，无奈财力有限，现要向贵宝行和贵同行五家钱庄银行借大洋若干，借期半年，利息若干。愿以本人信用一力承担，并无其他保人云云……”落款前有四字：“三日来取。”

这六家钱庄银行的老板乍遇此事，吃了一惊，当晚便聚到了一起商量对策。当时的李连福虽然已在地面上混出了点名气，但在这些富商大贾眼里，终究是地痞流氓一类，如能用点小钱打发过去，也就打发了。可偏偏这次李连福要筹一笔大款，如果这笔款落到这六家钱庄银行的任意一家头上，任谁也不能答应了。李



连福却偏偏又把这笔钱分成六份，摊到了这六家头上，这笔钱到了每一家头上，便说小不小，说大也是不大了。因此这六位老板便聚集到了一起，互通想法，商议起来。当晚这六人聚在虞洽卿路上的晋隆饭店吃饭聊天，吃完之后，走出饭店大门，便看见一个白白瘦瘦的高大小伙站在门口，微笑着望着他们。

不消多说，那小伙子自然便是李连福了。他紧走几步，走到六人面前，笑着说道：“六位前辈，小子就是李连福，有几句话要对各位说，说过就走。”那六人从未见过李连福本人，闻听此话，大吃一惊。李连福双手举起一叠纸据，奉到六人面前，道：“请看这是什么？”那六位老板接过一瞧，却都是些当铺的典当票据，不解地问：“这却是为何？”李连福扬声说道：“这些个当单，是我自家的祖屋和首饰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哼了一声：“我自承能做大事，一心想要开个茶楼发家，可是不偷不抢，这钱却无处去找，于是狠下心来，把家里的东西都当了，把我老爹爹送去了朋友家暂寄，准拟半年内接回享福。现在嘛……哼哼……有了这些，却还缺个大头，因此向各位老板来借。”

那六人听罢此言，面面相觑，心道这人也是绝了，先断了自己的后路，再来求我们帮忙，要是我们不借这钱，倒好似是咱们逼得他家破财空似的。这时候，李连福沉声说：“各位不必担心，我李连福无牵无挂，就是家有老父，如各位不肯行此方便，三日后，我便送老父回乡下安享天年。我一个光棍，只剩下几个弟兄，在上海滩，只要死不了，总会有口饭吃。”那六人心中更是惊惧，暗道：“这分明便是威胁了。”李连福抱拳说：“至于小子平常的人品行事如何，各位可以去打听打听。要是劣迹斑斑，这钱倒是不借也罢。”说完冷哼了一声，转身便行，连执在那些老板手中的当票都没有取，便已消失在人群之中。

那些老板摇头苦笑，相视叹息。自然，这钱最后也是借了。很多年后，我才品出了这个故事中蕴涵的中国式的人情韵味，不禁感慨，这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李连福，怎会如此通达人情世故，又能下得了这狠心决心，心中由衷地佩服。他这借钱，要问一家借，那是怎样也借不来的，一来数额巨大，二来和人并无交情或往来。这妙就妙在他把钱分摊成六份，向六家借，而同时又让他们彼此知道，互相通气。这国人的本性大致便是如此，一则是怕事心理：只要不是大笔的财富，越是富有的人，越是愿意破财消灾。二是互相慰藉，心中又暗自互相幸灾乐祸，愿意拉人同罪的心理：这六家同遭勒索，相互间多了份同情，少了份被耻笑的感觉，均觉着不仅自己，其他人也陪着吃了亏，因此送出了这钱去，便不觉得如何丢脸吃亏了。而最后李连福变卖家当的这一着，则是赤裸裸的威胁信号了，他通过这一举动，告诉别人：“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你要不让我好过，你自然也别想过



好。”如此恩威兼施，软硬并重，这钱，自然也是手到擒来了。

话说李连福拿到了这笔钱，不出一月，茶楼果真就开了起来。那茶楼坐落在公馆马路一侧的三层楼面，修缮一新，店内各式茶具器皿无一不精。开馆那天，李连福却并未大张旗鼓，只是邀了自己的兄弟朋友在三楼餐厅聚会，还请来了虹口的青帮香主周双镜，开了个雅间相陪看戏听曲。此外，李连福在公馆马路靠近外滩的一隅开了个茶棚，免费为过路人等、黄包车夫提供凉茶开水，旁立一牌：八美轩开馆，三月免费茶水供应。其时6月中旬，正值酷暑，无数黄包车夫、苦力工人因此受惠不浅。

李连福这家茶馆靠着朋友捧场，渐渐生意便热了起来，八美轩更是成了他交际帮派人士的场所。是年8月的一天，李连福正在茶楼里陪朋友喝茶聊天，忽闻楼下喧嚣，探头一望，便见一青面大汉，双肩环抱，正跟门口的伙计大声说话。这大汉身后跟着六七个随从，个个挽袖露襟，一瞧便是街面上混的。李连福一皱眉头，起身下楼，到得门口，也未动声色，悄然站在伙计身后听他们说话。只见那青面大汉生了一双圆环眼，狮鼻，左侧口唇上下各有一颗黑痣，说话好大的声响：“我可不管你老板是啥人，反正今天这话就攒在这里了。这钱，你们他娘的是交也得交，不交，也得给我交出来。”

这时候，李连福的那些兄弟们都从后堂赶到，正要上前，却被李连福使眼色止住了。他踏进一步，推开伙计，嘿嘿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这位老兄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那青面汉望了李连福一眼，拖长了声音问：“你……是这里的老板？”李连福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哈哈笑着回头，对着身旁的人说道：“从前就听说有个叫李连福的，在街上带着几个小孩混口穷饭吃，今天他妈的一瞧，原来自己也是个毛孩子。”他身后的几人听到这话，都哄笑起来。李连福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请问你是哪一位？”那大汉哼了一声，侧身抱拳道：“我叫潘东照，乃此地洪门三合会弟兄。”“洪门……”李连福心中略略一惊。

上海滩上，青洪两门向来互有渊源，却又泾渭分明。30年代时，正是青门极盛而洪门渐衰之时，此时洪门帮规已散，帮众也远不及青帮众多，却仍在上海当地有颇深的势力，在各处码头茶楼，甚至官府衙门均有部署。李连福一听是洪门来犯，心道：“这是明着欺负我无帮无派来着。”他抱拳问道：“不知潘大哥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潘东照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你们这帮小赤佬，开这茶楼的时候也不打听打听是在谁的地头？”李连福仰头向天，吸了口长气，道：“有啥事情，潘大哥你就明着说了吧，兄弟我一定遵从。”潘东照猛一拍手，大声说：“好，这才够意思！你每月交我一百大洋，我兄弟来你茶楼吃茶均都免费，从今以后，我保你



一方平安。”李连福暗哼了一声，想：“你这是想要榨干我来着。”他面上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好，那今天晚上我在这八美轩三楼摆桌请客，请你潘大哥和兄弟们，就当是我交你这朋友，你要的钱我晚上一并送上。你看怎样？”

潘东照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，爽气人，我就喜欢小兄弟你这样的。”说完一拍李连福的肩头，回身叫道：“走，晚上来吃李老板赏饭。”望着潘东照带人走远，李连福身后的一个兄弟，叫做焦恩的，恨恨地说，“大哥，为啥不跟他们干，操，我们人又不少，怕了他们吗？”焦恩从小就和李连福认得，跟着他混过码头，跑过单帮，算得上是李连福的亲信了。李连福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咱们现在还是无根之人，就算人再多一倍，也是没用。”“什么叫无根之人？”焦恩奇怪地问。李连福回过头来，盯着他问：“就算干了这帮人，咱们还能跟整个上海的洪门中人为敌吗？你能杀尽洪门吗？”“这……”焦恩张口结舌地说，“难道……难道咱们就这么给他敲诈？这还没赚钱就注定要亏本的买卖怎么做？”李连福跺了跺脚，说：“我本来就想靠着这里的兄弟，闯一番大事来，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路子行不通的。这么大个上海滩，不找靠山终究是死路一条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拔腿向着茶楼里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小焦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我马上和你出去一趟。”几分钟后，李连福拿着个木盒子下了楼，把盒子朝焦恩手中一放，说：“跟我走。”这木盒沉重，焦恩一下竟没捧住，向下坠去。他慌忙用双手接起，喃喃道：“什么东西，这么重？”“银洋。”李连福说道，头也不回，拦下了辆黄包车，说道：“去虹口。”



### 第三章 人青帮

虹口，九龙百货公司三楼。周双镜曾对李连福说过，有事情可以去那里找他。李连福带着焦恩到了三楼后层，被人拦住。李连福说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帮忙给周老板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李连福来了。”几分钟后，李连福被引进了周双镜的办公室。周双镜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今天怎么会想到我来了？”李连福从焦恩手中取过木盒，放到桌上，抱拳说道：“周老板，今天我是来求你一件事的。”周双镜看了看桌上的木盒，淡淡地应了一声，问：“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就是，不用客气。”李连福抱拳说道：“请周香主引荐我入青门。”

李连福此言一出，周双镜立刻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，我早知你小兄弟必入我辈之中。恐怕你是遇到难处，今天才来找我的吧？”李连福点头说道：“周老板说得没错，我八美轩今天来了洪门中人。”周双镜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果然如此。你入我青门，原来是想寻得保护。”李连福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小弟我也算看得明白，上海滩上，无论求财求贵，还是求险求现，要是没有个出身，就必出不了这青洪二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周双镜一眼，只见周双镜面颊微微颤动，渐渐笑了起来。李连福继续说：“青门本出自洪门，但如今却大大强过了洪门，小弟我和你周老板又有过一段交情，希望周老板不要嫌弃，收我入门。”说完拿起桌上的盒子，打开说道：“这里是小弟备好的压帖赞敬 500 元，请周老板收了我吧。”

按照安清帮的规矩，投师拜祖必须奉上压帖赞敬，普通的 5 元或者 10 元，稍多些的几十元。当年黄振世拜老头子黄金荣为师的时候，送了 1000 元的礼金，才拜上了门帖。而 1928 年蒋介石拜师黄金荣时，由于炒期货亏了一身的债，也才送了 200 元的赞敬。这李连福一送就是 500 元，那是相当多了。而这 500 元，据说